

留美修生經驗之談

安貝蒂整理

張思敏譯

三位年青人準備領受神品聖事。他們分別在美國兩所神學院完成四年半的神學課程。在回國途中，路經香港，並造訪聖神研究中心。我們相信他們的留學經驗定引起大家的興趣。我們也想知道他們在西方接受最重要的神學培育後的感覺，以及對於海外留學的利益看法。以下的問題是一班適逢在中心而又一直對中國教會有濃厚興趣的神父、修女所提出的。

陳瑞雪、李廣飛和陳廣前在一九九四年前赴美國進修。他們準備於一九九九年八月十四日在中

國陝西省西安教區領受司鐸聖秩。

陳瑞雪在俄亥俄州的若瑟宗座神學院 (Josephinum Pontifical Seminary) 攻讀，這是意大利境外唯一的宗座神學院。他考獲神學學士學位，主修聖經。李廣飛和陳廣前則於費城的聖嘉祿神學院 (St. Charles Seminary) 攻讀。兩人亦考取了神學學士學位；李主修的是系統神學，而陳則主修倫理神學。他們並同意接受我們的訪問。

問：可以告訴我們你們的家庭背景嗎？是來自老

教友家嗎？

陳瑞雪：我們都是來自老教友家的。其實我家信教已有二百年了；我有一個舅舅在上海當神父，還有一個姐姐在陝西當修女的。

李廣飛：我有一個姨母在西安座堂會院當修女。

問：你們家有幾個孩子呢？

陳廣前：我家有六兄弟姊妹，三男三女。

李廣飛：我家有五個，三男兩女。

陳瑞雪：同父異母的加起來，我家有七個孩子。

問：總體來說，你們覺得在美國的經驗怎麼樣呢？

陳瑞雪：我覺得非常好。我特別感激能有這次出國的經驗，還有機會接受良好的教育，我覺得很欣慰。

李廣飛、陳廣前：我們都同意他所說的，我們也很感激有這次出國留學的機會。

問：你們三人都是生於文化大革命的初階段，甚麼驅使你們在這環境下回應聖召呢？

李廣飛：我覺得我姨對我的影響很大，她是修女，也是她教我祈禱的。我也有一表哥對修道生活感興趣。同時，我亦受到一位老神父的鼓勵。

陳廣飛：我想我母親對我的影響很大。她經歷過文化大革命，那時候沒有神父、聖堂，母親說：「我們需要神父。」她鼓勵我當神父的。

陳瑞雪：我舅舅是神父，他對我的影響不小，但我想家裡的氣氛對我的影響更大。我們家裡有一所小聖堂，可以說是宗教活動的中心。我也有機會唸高中，通過考試，後來就在大學裡教英語，又在李篤安主教的安排下在西安神哲學院教英文，他更建議我唸神學。

問：當然，在四年的留學生涯裡，你們定遇過不少困難的時刻，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李廣飛、陳廣前：我們覺得很難向人解釋中國教會

的情況。很多在美國的人對中國教會的現況並不十分瞭解，就算我們嘗試解釋一番，也未必收效，他們實在不能明白我們所身處的複雜環境。

問：你們有沒有被問及是來自官方或地下教會嗎？
李廣飛、陳廣前：我們的院長很好。他辦了一次有關中國教會的座談會，並盡力解釋情況。有時候，我們會覺得我們在信仰上沒有跟其他修生被同等看待，有些更不把我們看作真正的中國修生，尤其是一些神父的表現，很難令我們感受到他們的友善，有一點像被自己兄弟排斥的感覺。但無論如何，我們仍然覺得我們的經驗是很好的。

問：還有其他困難的地方嗎？
陳瑞雪：語言對很多中國的修生來說都是一個障礙。但對我來說，這並不是一個太大的問題，因為我曾經在中國教英文。但我不太熟習的反是那邊的教學方式，因為實在與中國慣用的非常不同；而且

要寫很多文章和看很多書。美國人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而且他們比我們更善於表達自己。

問：你們是以修生的身份到美國的，有很多人認為，最好派那些有四、五年牧民經驗的神父出國，因為他們可能更受益，你們又覺得怎樣呢？

陳瑞雪：我覺得修生在國外學習也不錯。對於我的學習、神學院生活、及所有在美國和歐洲學到的教會知識，我感到很滿意。

李廣飛、陳廣前：我們覺得這個很在乎你被送往那一所神學院（他倆被派到的神學院是以嚴謹紀律見稱的）。中國或外地修生的限制比較多，由於在美國沒有朋友，所以大部份的週末都只能留在修院裡。可以說，神父享有較大的自由度和福利。我們覺得修生出國學習也不錯，但神父可能會更好。

問：回西安後，工作的安排會怎樣呢？
陳瑞雪：祝聖晉鐸後，我們會留在修院教書。我

將會在西安神哲學院教授聖經課。

李廣飛：我將會教授系統神學。

陳廣前：我會教倫理神學。對我來說，這肯定是一個挑戰，因為我所教的往往與政府政策相矛盾。我相信這將會相當困難。

問：你覺得美國的經驗會讓你跟其他沒機會留學的教授有距離嗎？

陳瑞雪：希望不會。要是真的發生，我們會盡力縮窄分歧。

多謝你們。很高興你們能跟我們分享留美的經驗。我們知道上主一定會眷顧你們和你們的工作。



一九九八年夏季，本中心主任湯漢主教在芝加哥為留美的神父、修士、修女主持退省，三位受訪者亦有出席。